



## 生活沃土中开出的花

——评长篇小说《花开如海》



土家族作家田苹的长篇小说《花开如海》真实记录了鄂西地区一个扶贫工作“尖刀班”从入村调查到完成扶贫任务转入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作家多年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坚持深入山乡采访、调研,可以说基本摸熟了农村、吃透了生活、读懂了时代,终于完成这样一部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厚重之作。

作品聚焦“尖刀班”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从“情”字入手,着力表现干群情、父子情、同事情、男女情,以小见大,折射时代进步,以情动人,讴歌人性美好,唱响了一曲新时代的鄂西“情歌”。扶贫干部用心用情为高山上孤寡老人们解决后顾之忧,他们在搬迁前一定要亲手做顿饭表达感谢,“尖刀班”接受了邀请,却自己带去菜肴减轻他们的负担;父子俩共同参加“尖刀班”,儿子因为事故牺牲,父亲将痛苦埋在心底,没日没夜投入工作寄托哀思;班长老漆把“尖刀班”的年轻人视若己出,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包容,退休后“大人望过年”的一句感慨道出了隐藏的深情……阅读《花开如海》的过程,就是接受情感潮流激荡、洗礼的过程。田苹充分发挥女性作家敏感细腻的优势,以情感观照脱贫攻坚工作,在进行艺术转化时以情主导、以情渲染,感人至深。譬

如,向洪森的故事就将全书的情感推向了高潮。“尖刀班”经过艰辛努力,修通了最偏远的十户山的公路。身患重病的85岁老党员向洪森为通车献上了一件特殊礼物,他将保存了几十年的十几个党费证交给了叶副县长。这位春树坪党龄最长的党员坚持参加特殊主题党日活动,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他颤颤巍巍站起来和大家一起重温入党誓词,“爷爷几乎是半靠在苏明儿身上,浑身都在颤抖,一旁的田子嫣帮着托起那只枯瘦如柴的手”。当他念完“宣誓人:向洪森”时,旁边的党员都落泪了。第二天,老人病逝……不需要议论或说明,党费证和庄严举起的右手已表达了一切:既有对信仰矢志不渝的坚守,也有身为共产党人的骄傲,更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承诺。

这部小说以“双向扶贫”的叙事方式,塑造了一群在时代浪潮中成长的“新人”。假如转换一个视角阅读这部小说,会发现它讲述的是几位性格各异的年轻人在“扶贫”中成长的故事。彭晓阳出身于普通家庭,勤奋务实,渴望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理想,在经历了生死考验和实践教育之后,他深刻领悟到必须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融合到一起,才

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田子嫣家境优渥,一贯缺乏主见,经历了扶贫工作的风雨洗礼,她重新认识自己,活出了自我。富二代马一龙玩世不恭,后来被同龄农村女孩苏明儿不屈服于命运、永不言败的精神所感染,变得富有社会责任感。这群“90”后从城市来到乡村“扶贫”,帮助村民拔穷根、兴产业、易风俗、强文化;同时,人生阅历和思想观念“贫乏”的他们在复杂的乡村工作中接受锻炼和磨砺,重新认知社会、认识自我、审视死亡,在反思中领悟生命的意义,脱胎换骨成为“新我”。“尖刀班”的每个年轻人都拥有双重身份,既是社会生活层面的“扶贫”主体,也是人生意义层面的“扶贫”对象。作家关注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精神成长,巧妙地通过“双向扶贫”叙事,为当代文学画廊贡献了新的青年形象。

《花开如海》敏锐地将地域文化、传统文化融入时代价值建构之中。田苹没有以猎奇目光孤立地审视民俗风情,静止地描绘风情画、风俗画,而是将这些“奇观”置于“观看”的装置之内,融化在人物的情绪、情感和心理之中,力图将古老的民俗风情与时代精神接通,激活其内在价值。

选自《学习强国》



## 乡愁绵绵一片白

——读迟子建散文集《我的世界下雪了》

周末闲逛新华书店,一眼瞥见书架上全新推出的“迟子建散文典藏”系列,《我的世界下雪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光明于低头的一瞬》《云烟过客》《锁在深处的蜜》共五卷。由于生长在南方,我对北方雪花飘飘的场景和白雪皑皑的大地,总是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于是,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了。

轻轻地翻开《我的世界下雪了》,这是一部来自极北寒冷中的温情散文佳作,字里行间既闪烁着浓郁的诗情,又浸润着作家深厚丰沛的情感,读之不仅让人领略到了北国白山黑水的自然风光、淳朴敦厚的民俗风情,而且尽显生命的态度和积极的人生守望,令人在心生感动的同时拍案叫绝。

迟子建是当代一位独具个性且笔耕不辍的作家,自上世纪80年代携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登上文坛,她的创作一直高产又高质,作品中始终保持一种明快的艺术风格,一种温情的文学信仰,执着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和命运,抒写小人物于生存困境中体现出的人性美。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其实,作为小说家的迟子建,在散文创作上同样硕果累累,透过文字,我们可以领略到她的散文就如同那辽阔的黑土地,宽广厚实,又细腻婉转,充盈着生命的活力。

《我的世界下雪了》一共收录了由迟子建亲自编选的精品散文58篇,分为“好

时光悄悄溜走”“暮色中的炊烟”“年年依旧的菜园”“一滴水可以活多久”“我的世界下雪了”“十里堡的黄昏”六部分。作者用一支饱含深情的笔勾勒出一幅苍茫辽远的北国风雪图,其中既有对故乡风光的怀念,对童年轶事的回忆,对自然美景的感触,也有对北国食物的品味,和对人情世故的慨叹。该书的语言风格朴实温厚,细腻而不华丽,灵动而不做作,始终将焦点聚于普通人,从他们平凡的生活中探寻生命、爱情、理想的价值与意义,淡淡乡土的味道被裹挟在文字中,充满真挚的情感和感人肺腑的力量。

迟子建深深地热爱自己的故乡,她对故乡的赞美极其慷慨,极富诗意:“我的故乡四时分明,春夏秋冬,有板有眼地来,毫不含糊。春天短短的,很快就被夏日灼热的太阳给逐走,夏天也别想称霸天下,秋天说来就来,冬天就更不用说了,常常是庄稼还未收获,雪就来了。漫长冬天的积雪,到了冰消雪融时,都成了春日草木萌发的根芽。”迟子建的故乡在中俄边境,黑龙江省漠河县一个叫北极村的地方,那里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每年有多半的时间大雪飘飞。白雪、冰湖、猎人、驯鹿、山峦、森林、野花,与极昼极夜,构成了她童年生活中最熟悉的图景,也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对她而言,故土就是一剂良药,干净的空气和宁静的生活,让她找到了生命的航道。所以她的作品大多以黑龙江为背景,尽管那是严寒的北国冻土,她总是带着情感的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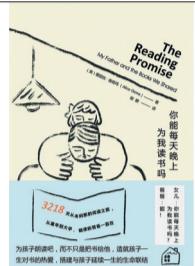
度和春天的气息去抚摸世间的一切,就如在黑暗世界中举起微暗的火,细小却让人温暖。

迟子建说:“我的文学之路不管多么曲折,都有一个清晰的指向,那就是我的故乡,那就是我的心灵。”在大兴安岭的北极村,迟子建写作的房子里,窗外是青山、河流、树木、花朵。每年冬天她都会回到这里,在满窗霜花和清晨的袅袅炊烟中写作。“落雪的天气通常是比较温暖的,好像雪花用它柔弱的身体抵挡了寒流。堤坝上一个行人都没有,只有我们俩手挽着手,踏着雪无言地走着……那年的冬天再回到故乡时,走在白雪茫茫的堤坝上的,就只是我一个人了。”十几年前的一个夜晚,迟子建深夜醒来,发现停电,她借手机微光,伏于床头柜,不由地写下了一行字:“我的世界下雪了……”那时的她,刚经历人生剧痛,最爱的人因车祸突然离世,使她陷入巨大悲痛中不能自拔。所幸的是,经历了岁月苍凉和情感的创痛之后,迟子建愈加成熟了,对人生的感悟也愈加通达了,她说:“故乡,是上天送给我的爱人!”

乡愁是一片雪,乡愁是一朵云,乡愁是一生情。在《我的世界下雪了》中,迟子建以女性的温暖而伤怀的抒情笔调营造出优美动人的散文意境,描绘出一个令读者神往的艺术世界。她始终满怀着一颗对故乡的炽热之心,让疲惫的身心拥有了一个最温暖的归宿。 钟芳



## 《你能每天晚上为我读书吗》



爱丽丝·奥兹玛成长自单亲家庭,4岁时,父亲吉姆·布罗齐纳开始为她朗读绘本和经典童话。9岁时,父女俩做了一个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约定:爸爸每天晚上都为女儿朗读经典书籍。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一路坚持下来,直到女儿考取宾夕法尼亚大学离开家。女儿的回忆录用记忆中所读的经典图书的经典段落做每篇故事的题眼,所记录的却是笑泪交织的生活本身。

作者爱丽丝·奥兹玛,她把童年和少年时期与父亲共读的故事写成了书,成为美国教育界的经典案例。

## 《变革之声》



本书中,美国屡受赞誉的音乐史学家特德·焦亚回溯了音乐四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他从史前人类时代的自然声景写起,一直写到当今的真人秀、歌唱大赛和网红视频,通过广泛而细致的研究与深刻的思考,向我们展现了被掩盖的不屈真相。这是一个关于音乐的真实故事。音乐是变革的媒介,分裂的根源,也是人类生活的魅力源泉。

作者特德·焦亚,钢琴演奏家、爵士乐资深评论家、音乐史学家,著有《如何听爵士》《爵士乐史》《爵士乐标准曲》等相关音乐书籍11种,作品屡获殊荣。

## 《穿越亚欧》



这是一本从2010年至2020年穿越亚欧大陆的旅行随笔。在俄罗斯,作者浅触堪察加,坐火车穿越辽阔的西伯利亚,体验了俄罗斯式的荒野意趣;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中追寻历史之痕。以此为起点,作者探访了封闭、传统文化发达的中亚城市阿拉木图、阿斯塔纳、撒马尔罕、布哈拉、德黑兰、库姆,也与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柏林人展开了深度对话。新与旧、历史与现实、记者的观察与当地人的讲述,复调叙述贯穿始终,有别于寻常的旅行记事。

作者蒲实,《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